

水上公安船也驶过来打捞尸体，没有任何发现。

桥栏旁还有一个三角式的浅色擦痕，上面散落着两块一元钱的钢镚。陈思也总在大桥北堡往南数的第13根玉兰花灯柱旁看见它。那儿是大桥主桥的中界线，江水最深，人倚靠着栏杆，视线只会拥有广阔江面上鱼鳞波纹闪着白光。如果陈思探出头去，看见靠近江面的栏杆外侧同时变浅，“妥妥有人下去了”。

陈思有些懊恼，但也清楚，长江大桥没有盖子，它像一个死亡漏斗，决心赴死的人被救上岸的几率并不大，他唯一能抓住的是在生死之间徘徊的人。有一日，陈思在桥上巡逻，看到一位黑衣女人坐在一块棱角分明的土房基石上，用手捂着右脸时，陈思忽然停下，“这人不对劲，她用手擦鼻子，有鼻涕就肯定有眼泪”。陈思迅速聊起江里的鱼和女人拉近距离。

女人抬眼看他，瞳孔外侧满是血丝，女人并不排斥与陈思对话，她用手擦掉鼻涕眼泪，抹在裤腿和运动鞋上，开口说话了，女人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母亲，与丈夫每天砸墙刷漆把儿子供上大学，买江景房。现在丈夫打工还房贷，她带孙子，儿子却因同事换车，也想要父母把自己那辆十万元的车换掉。

陈思确认这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，转而开启了劝人模式：生气死了是仇人高兴，亲人倒霉。好好活着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能有过不去的坎。女人抽泣着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丈夫，用陈思都听不懂的方言倾诉着，半小时后，她按下挂断键，起身，说自己要回家了。

目送黑衣女人离去，陈思笃定

她不会再来自杀，那几句话够她用了。而救人的时间久了，陈思从背影就能判断出桥上的人是否有自杀的念头：“内心极度挣扎的人，肢体背影是僵直的，眼神空洞，嘴唇干裂，看着就像没有灵魂的空壳，那么他一定正在考虑怎么解脱。”这是陈思用每次猜测失败后遭到的白眼，逐渐累积成的经验。

但当轻生者开始攀爬栏杆时，陈思就顾不上那么多了。有一次，一位68岁的老人已经把右脚搭上了栏杆，陈思立马停车，脱下自己的志愿服，一只手擦着，一只手指向要跳桥的老人，从大桥上四道拥挤的车流中挤了过去。他环起手来卡住老人的腰，将他拽了下来。

长江大桥边的护栏高1.5米，由于背面没有着力点，攀爬护栏不好借力，个子小巧的女人会脱下高跟鞋，直接纵身跃下，几乎不留给他反应的时间。

2013年9月19日，陈思开始在《大桥日记》上记下与轻生者有关的故事，其中不乏他自身的主观感受。这本命名为《大桥日记》的日记，最初是一本又一本靠双手写下来的

日记，后来被志愿者摘录成博客誊写到网上。

因救人走红后，四川某出版社找到陈思，希望以30万元的版税将《大桥日记》出版成书，遭到他的严词拒绝。“那些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伤痛卖钱。”陈思心里这根“警戒线”，不允许任何人去碰。

噩梦

7月23日清晨，天雾蒙蒙的，陈思和志愿者一行来到长江大桥桥下，为自己未救回的人做了一场法事。当天，陈思猛抽了几口烟，手里的香烟一下子燃烧了一半，他皱紧眉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仪式，谈不上什么意义非凡，却是解开自己心结的一种方式。

救人前几年，陈思每晚一躺下就做噩梦。梦里，被渣男欺骗的女人，无法给妻儿提供更好生活的沮丧男人，追求完美的知识分子，得抑郁症的高中生……通通在他的注视下坠入江底，随滚滚波涛而去。

右图：关于《大桥日记》，陈思有自己的打算，他准备奉献给南京大学心理系同学，供研究使用。

